

前定录
唐·钟辂

○序

人之有生，修短贵贱，圣人固常言命矣。至于纤芥得丧、行止饮啄，亦莫不有前定者焉！中人以上，罔有不闻其说。然得之即喜，失之则忧，遑遑汲汲至于老死，罕有居然俟得，静以待命者，其大惑欤！余颡愚迷方不达变态审固，天命未尝劳心，或逢一时偶一事泛乎？若虚舟触物，曾莫知指遇之所由，推而言之，其不在我明矣。大和中，讎书春阁，秩散多暇时，得从乎博闻君子征其异说，每及前定之事，未尝不三复本末，提笔记录。日月稍久，渐盈筐篋，因而编次之，曰《前定录》。庶达识之士，知其不诬，而奔竞之徒，亦足以自警云尔。

○郑虔

开元二十五年，郑虔为广文博士。有郑相如者，年五十余，自陇右来，应明经，以从子谒虔，虔待之无异礼。他日复谒，亦如之。相如因谓虔曰：“叔父颇知某之能否。夫子云：‘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’某亦庶几于此。若在孔门，未敢邻于颜子。如言偃子夏

之徒，固无所让。”虔大异之，因诘所验，其应如响。虔乃杜门累日与之言。因谓之曰：“若然，君何不早为进取，而迟暮如是。”相如曰：“某来岁方合成名，所以不预来者，时未至耳！”虔曰：“君当为何官？”曰：“后七年选授衢州信安县尉，秩满当卒”虔曰：“吾之后事可得闻乎？”曰：“自此五年，国家当改年号。又十五年，大盗起幽蓟。叔父此时当被玷污，如能赤诚向国，即可以免迁谪。不尔，非所料矣。”明年春，果明经及第。后七年，调授衢州信安县尉。将之官，告以永诀，涕泣为别。后三年，有考使来，前问相如存否。曰：“替后数月，暴终于佛寺。”至二十九年，改天宝。十五年，安禄山乱。东都遣伪署西京留守张通儒至长安。驱朝官就东洛。虔至东都，伪署水部郎中，乃思相如之言，佯中风疾，摄市令以自污，而亦潜拜章疏上肃宗。肃宗即位灵武，其年东京平，令三司以接受逆命者罪。虔以心不附贼，贬台州司户而卒。

○裴谕

宝应二年，户部郎中裴谕出为庐州刺史。郡有二迁

客，其一曰武彻，自殿中侍御史贬为长史。其一曰于仲卿，自刑部员外郎贬为别驾。 谕至郡三日，二人来候谒。谕方与座，俄而吏持一刺云：“寄客前巢县主簿房观请谒。”谕方与二客话旧，不欲见观，语吏云：“谢房主簿相访，方对二客，请俟他日。”吏以告观，观曰：“某以使君有旧，宜以今日谒。”固不受命。吏又入白谕，曰：“吾中外无有房氏为旧者。”乃令疏其祖父官讳，观具以对，又于怀中探一纸旧书以受吏。谕览之愀然，遽命素服引于东庑，而吊之甚哀。既出未及易服，顾左右问曰：“此有府职，月请八九千者乎？”左右曰：“有名逐要者是也！”遽命吏出牒以署观。时二客相顾甚异之，而莫敢发问。谕既就榻，叹息因谓二客曰：“君无为复患迁谪事，固已前定。某开元七年，罢河南府文学，时至大梁。有陆仕佳为浚仪尉，某往候之。仕佳座客有陈留尉李揆，开封主簿崔器，方食，有前襄州功曹参军房安禹继来。时坐客闻其善相人，皆请之。安禹无所让，先谓仕佳曰：‘官当再易，后十三年而终。’次谓器曰：‘君去此二十年当为府寺官长，有权位而不见

曹局，亦有寿考。’次谓揆曰：‘君今岁名闻至尊，十三年间，位极人臣，后二十年废弃失志，不知其所以然也！’次谓某曰：‘此后历践清要，然无将相，年至八十。’言讫将去，私谓某曰：‘少间有以奉托，幸一至逆旅。’安禹既归，某即继往。至则言款甚密，曰：‘君后二十八年当从正郎为江南郡守，某明年当有一子，后合为所守郡一官，君至三日当令奉谒。然此子命薄，不可厚禄，愿假俸十千已下。’此即安禹子也。”彻等咸异其事。仕佳后再受监察御史，卒。器后为司农丞，肃宗在灵武，以策称旨，骤拜大司农，及归长安，累奉使，后十余年竟不至本曹局。揆其年，授右拾遗，累至宰相，后与时不叶，放逐南中，二十年除国子祭酒，充吐蕃会盟使，既将行而终，皆如其言。安禹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及第，官止南阳令。

○刘邈之

彭城刘邈之，天宝中调授岐州陈仓尉。邈之从母弟吴君陆康，自江南来。有主簿杨豫、尉张颖者，闻康至，皆来贺邈之。时冬寒，因饮酒方酣。适有魏山人琮

来，邈之命下帘帷，迎于庭，且问其所欲。琮曰：“某将入关，请一食而去。”邈之顾左右，命具刍米于馆。琮曰：“某非悠悠求一食者，今将追延山人就于驿日旰矣！若就馆则虑不及，请于此食而过。”邈之以方饮，有难色。琮曰：“某颇能知人，若果从容，亦有所献。”邈之闻之喜，遽命褰帷而坐。客亦乐闻其说，咸与揖让而坐。时康已醉，卧于东榻。邈之乃具饌，既食，邈之有所请。琮曰：“自此当再名闻，某官至二邑宰而不主务，二十五年而终。”言讫将去，豫、颖固止之，皆有所问。谓豫曰：“君八月勿食驴肉，食之，遇疾，当不可救。”次谓颖曰：“君后政官宜与同僚善，勿与官长不叶，如或不叶，必为所害。”豫、颖不悦。琮知其意，乃曰：“某先知者，非能为君祸福也！”因指康曰：“如醉者不知为谁也，明年当成名，历官十一余政，寿考禄位，诸君子不及也！”言讫遂去，亦不知所往。明年逆胡陷两京，玄宗幸蜀，陈仓当路。时豫主邮务，常念琮之言，记之于手板。及驿骑交至，或有与豫旧者，因召与食，误啖驴肠数膻，至暮，腹胀而卒。颖后

为临濮丞，时有寇至，郡守不能制，为贼所陷。临濮令薛景先率吏及武士持刀与贼战，贼退郡平。节度使以闻，即日拜景先为长史，领郡务，而颖常与不叶，及此因事笞之，遂阴污而卒。邈之后楼某下登科，拜汝州临汝县令，转润州上元县令，在任无政，皆假掾以终考。明年，康明经及第，授秘书省正字，充陇右巡官，府罢调授咸阳尉，迁监察御史、盩厔令，比部员外郎，连典大郡，历官二十二考。

○武殷

武殷者，邳郡林虑人也。少有名誉，乡里信爱。尝欲娶同郡郑氏，则殷从母之女也，姿色绝世，雅有令德，殷甚悦慕。女意亦愿从之，因求为婿，有诚约矣！无何，逼于知己所荐，将举进士，期以三年，从母许之。殷至洛阳，闻勾龙生善相人，兼好饮酒。时殷持榼造焉，生极喜，与之竟夕，因谓殷曰：“子之禄与寿甚厚，然而晚遇，未至七十而小厄。”殷曰：“今日之虑，未暇于此，请以近事言之。”生曰：“君言近事，非名与婚乎！”殷曰：“然”。生曰：“自此三年，必成大名，

如其婚娶，殊未有兆。”殷曰：“约有所娶，何言无兆。”生笑曰：“君之娶郑氏乎？”曰然。”生曰：“此固非君之妻也，君当娶韦氏，后二年始生，生十七而君娶之。时当官未逾年，而韦氏卒。”殷异其言。固问郑氏之夫，即同郡郭子元也。“子元娶五年而卒。然将嫁之夕，君其梦之，既二年，既下第。”有内黄人郭绍，家富于财，闻郑氏美，纳赂以求其婚。郑之母聚其族谋曰：“女年既笄，殷未成事，吾老矣。且愿见其所适，今有郭绍者求娶，吾欲许之，何如？”诸子曰：“唯命。”郑氏闻之泣恚，将断发为尼者数四。及嫁之夕，忽得疾昏眩，若将不救。时殷在京师，其夕梦一女子呜咽流涕，似有所诉，视之即郑氏也。殷惊问其故，良久言曰：“某常仰慕君子之德，亦知君之意，且曾许事君矣。今不幸为尊长所逼，将适他氏，没身之恨，知复何言。”遂相对而泣，因惊觉悲惋，且异其事，乃发使验之，则果适人，问其姓氏，则郭绍也。殷数日思勾龙生言，颇验，然疑其名之异耳。及肃宗在储邸召绍，遂改子元。殷明年擢第，更二年而子元卒。后十余

年，殷历位清显，每求娶，辄不应。后自尚书郎谪官韶阳，郡守韦安贞固以女妻之。殷念勾龙生之言，恳辞不免，娶数月而韦氏亡矣！其后皆验，如勾龙生之言尔。

○豆卢署

豆卢署，本名辅真。贞元六年举进士，下第将游信安，以文谒郡守。郑式瞻甚礼之，馆给数日。稍狎，因谓署曰：“子复姓，不宜两字为名，将为改之何如？”署因起谢，且求其所改。式瞻书数字，若著者、助者、署者，曰：“吾虑子宗从中有同者，故书数字。子当自择之。”其夕宿于馆，梦一老人谓曰：“闻使君与子更名，子当四举成名。四者甚佳，后二十年为此郡守。”因指郡隙地曰：“此可以建亭台。”既寢思之，四者，署字也，遂以为名。既二年又下第，以为梦无征，知者或诮之。后二年，果登第，盖自更名后四举也。大和九年，署自秘书少监为衢州刺史，既至，周览郡内，得梦中所隙地，遂命建一亭，名曰“征梦亭”。

○乔琳

乔琳以天宝元年冬，自太原赴举。至大梁，舍于逆旅。时天寒雪甚，琳马死，慵仆皆去。闻浚仪尉刘彦庄喜宾客，遂往告之，彦庄客申屠生者，善鉴人。自云八十已上，颇箕踞傲物，来虽知名之士，未尝与之揖让。及琳至，则言款甚狎。彦庄异之。琳既出，彦庄谓生曰：“他宾客贤与不肖，未尝见生与之一言。向者乔生，一布衣耳，何词之密欤？”生笑曰：“此固非常人也，且当为君之长吏，宜善视之，必获其报。向与之言，盖为君结交耳。然惜其情反于气，心不称质。若处极位不至百日，年过七十当主非命，子宜志之。”彦庄遂馆之数日，厚与车马，送至长安。而申屠生亦告去，且曰：“吾辱君之惠，今有以报矣，请从此辞。”竟不知所在。琳后擢进士登第，累佐大府。大历中，除怀州刺史。时彦庄任修武令，误断狱，有死者，为其家讼冤，诏下御史劾其事。及琳至，竟获免。建中初，征拜中书侍郎平章事。在位八十七日，以疾罢。后陷贼朱泚中，方削发为僧。泚知之，竟逼受逆命，及收复，亦陈其状。太尉李晟叹免其死，上不可，遂诛

之，时年七十一矣。

○张轅

吴郡张轅，自奉天尉将调集。时李庶人锜在浙西，兼榷筦，轅与之有旧。将往谒，且求资粮未至，梦一人将官告至云：“张轅可知袁州新喻县令。”轅梦中曰：“已曾为赤尉，不宜为此，固不肯受。”其人曰：“两季之俸，支牒已行，不受何为？遂委之而去。”轅觉竟恶之，及见锜，具言将选，告以乏困。锜留之数日，将辞去，锜因谓曰：“足下选限犹远，且能为一职乎？亦可资桂玉之费。”轅不敢让，因署毗陵郡盐铁场官。轅以职虽卑而利厚，遂受之。既至所职，视其簿书所用印，乃袁州新喻废印也。轅以四月领务，九月而罢。两季之俸，皆如其言。

○庞严

京兆尹庞严，为衢州刺史，到郡数月，忽梦二僧入寝门。严不信释氏，梦中呵之。僧曰：“使君莫怒，余有先知，故来相告耳。”严喜闻之，乃问曰：“余为相乎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“节制乎？”曰：“无。”曰：“然

则当为何官？”曰：“类廉察而无兵权，有土地而不出畿内，过此以往非吾所知也。”曰：“然寿几何？”曰：“惜哉！所乏者寿。向使有寿，则无求不可。”曰：“尝何日去此？”曰：“来年五月二十三日，及明年春，有除替，先以状请于廉使。”元稹素与严善，必谓得请，行有日矣。其晦日宴客，得元公复书云：“请候交割。”严发书曰：“吾固知未可以去，具言其梦中事于座中。竟以五月二十三日发，后为京兆尹而卒。”

○李敏求

京兆尹赵郡李敏求，应进士，八就礼部试，不利。大和九年秋，旅居宣平里。日晚，拥膝愁坐，忽如沉醉。俄而精魄去身，约行六七十里，至一城府。门之外有数百人，忽有一人出，拜之。敏求曰：“何人也？”答曰：“某即十年前所使张岸也。”敏求曰：“汝前年随吾旅游，卒于泾州，何得在此？”对曰：“某自离二十二郎。后事柳十八郎，职甚雄盛。今作泰山府君判官，二十二郎既至此，亦须一见。”遂于稠人中，引入通见。入门，两廊多有衣冠。或有愁立者，或白衣者，或执

简板者，或有将通状者，其服率多惨紫，或绿色。既至厅，柳揖与之言曰：“公何为到此，得非为他物所诱乎？公宜速去，非久住之所也。”敏求具如此答，柳命吏送出。将去，恳求知将来之事。柳曰：“人生在世，一食一宿，无不前定，所不欲人知者。虑君子不进德修业，小人惰于农耳。君固欲见，亦不难尔。”乃命一吏引敏求至东院，西有屋一百余间。从地至屋，书架皆满，文簿签帖，一一可观。吏取一卷，唯出三行，其第一行云：“大和二年罢举。”第二行云：“其年婚姻。得伊宰宅钱二十四万。”其第三行云：“受官于张平子。”余不复见。敏求既醒，具书于祔票秩之间。明年，客游西京，过时不赴举。明年遂娶韦氏。韦之外亲伊宰将鬻别第，召敏求而售之。因访所亲得价钱二百万，伊宰乃以二十万贖敏求。既而当用之券头以四万为货。时敏求与万年尉户曹善，因请之，卒君用所资伊，亦贖焉。累为二十四万。明年，以荫调授河南北县尉。县有张平子墓，时说者失其县名，以俟知者。

○韩晋公

韩晋公滉，在中书，尝召一吏，不时至，怒将撻之。吏曰：“某有所属，不得遽至，乞宽其罪。”晋公曰：“宰相之吏，更属何人？”吏曰：“某不幸兼属阴司。”晋公以为不诚，怒曰：“既属阴司，有何所主。”吏曰：“某主三品以上食料。”晋公曰：“若然，某明日当以何食？”吏曰：“此非细事，不可显之，请疏于纸，过后为验。”乃怒之，而系其吏，明旦遽有诏命。既对，适遇太官进食。有饀糜一器。上以一半赐晋公，食之美，又赐之。既退，而腹胀。归私第，召医者视之。曰：“食物所拥，宜服少橘皮汤。”至夜，可啖浆水粥。明旦，疾愈。思前夕吏言，召之，视其书，则皆如其说。公因复问：“人间之食，皆有籍耶？”答曰：“三品已上日支，五品已上而有权位者旬支，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，其有不食禄者岁支。”

○张宣

杭州临安县令张宣，宝历中，自越府户曹掾调授本官。以家在浙东，意求萧山宰。出谒已前三日，忽梦一女子年二十余，修刺来谒。宣素贞介，梦中不与之见

。女子云：“某是明府邑中之客，安得不相见耶？”宣遂见之，礼貌甚肃。曰：“妾有十一口，依在贵境，有年数矣。今闻明府将至，故来拜谒。”宣因问县名，竟不对。宣因告其族人，曰：“且志之。”及后补湖州安吉县令，宣以家事不便，将退之。族人曰：“不然。前夕所梦一女子，安字乎！十一口，吉字乎！此阴鹭已定，退亦何益？宣悟且笑曰：“若然，固应有定。”遂受之。及秩满数年，又将选，时江淮水歉，宣移家河南，固求宋、亳一官，将引家住。又梦前时女子，颜貌如旧。曰：“明府又当宰妾之邑也。”宣曰：“某已为夫人之邑，今岂再授乎？”女子曰：“妾自明府罢秩，当即迁居，今之所止，非旧地也。然往者家属凋丧略尽，今唯三口为累耳。明府到后数月，亦当辞去。”言讫，似若凄怆。宣亦未谕。及唱官日，乃得杭州临安县令。宣叹曰：“三口，临字也。数月而去，吾其忧乎。”到任，半年而卒。

○杜思温

贞元初，有太学生杜思温善鼓琴，多游于公侯门馆

。每登临宴，往往得与。尝从宾客夜宿城南苟家觜。中夜，后山月如画，而游客皆醉，思温独携琴临水闲泛。忽有一叟，支颐来听。思温谓是座客，殊不回顾。及曲罢与语，乃知非向者同游之人，遽置琴而起。老人曰：“少年勿怖，余是秦时河南太守梁陟也。遭难身没于此中，平生好鼓琴。向来闻君抚琴，弦轸清越，故来听耳。知音难遇，无辞，更为我弹之。”思温奏《为沉湘》，老人曰：“此弄初成，吾尝寻之，其间音指稍异此。”思温因求其异，随而正之。声韵涵古，又多怨切，时人莫之闻焉。叟因谓思温曰：“君非太学诸生乎？”曰：“然”。叟曰：“君何不求于名誉，而常为王门之伶人乎？”思温竦然受教，且问穷达之事。叟曰：“余之少于，主管人间禄籍，当为君问之。此后二日，当再会于此。”至期而思温往见，叟亦至焉。乃告曰：“惜哉！君终不成，名亦无正官，然有假禄，在巴蜀一十九年，俸入不绝。然慎勿为武职，当有大祸。非禳所免，志之，志之。”言讫，遂不见。思温明年又下第，遂罢举西游，抵成都，以所艺谒韦令公。公甚重之，累

署要籍，随军十七八年，所请杂俸，月不下二万。又娶大将军女，车马第宅甚盛。而妻父常欲思温在辕门。思温记老人之言，辄辞不就。后二日，密请韦令公，遂补讨击使，牒出方告，不敢复辞，而常惧祸。至求为远使，竟不果。及刘辟反叛，时思温在鹿头城，城陷为官军所杀。家族不知所在也。

○李相国揆

李相国揆，以进士调集在京师。闻宣平坊王生善易筮，往问之。王生每以五百文决一局，而来者云集。自辰至酉，不得次而有空反者。揆时持一缣晨往，生为之开卦曰：“君非文字之选乎？当得河南道一尉。”揆负才华不宜为此，色悒忿而去。王生曰：“君无怏怏，自此数月，当为左拾遗，前事固不可涯也。”揆怒未解，生曰：“若果然，幸一枉驾。”揆以书判不中第，补汴州陈留尉，始以王生之言有征。后诣之，生于几下取一缣书，可十数纸，以授之曰：“君除拾遗，可发此缣。不尔，当大咎。”揆藏之，既至陈留，时采访使倪若水以揆才华族望，留假府职。会郡有事须上请，择与中朝通